

晚唐行交州海门镇址新探

郭 超

提 要：唐懿宗咸通四年至七年，随着交州陷落，朝廷于海门镇置行交州、安南都护府作为南征安南的军事指挥中心、后勤补给基地。关于行交州海门镇址，自宋以降，学界有博白东南说、越南海防说、博白西南说、合浦县濒海说4种观点，诸说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通过梳理置行交州海门镇前后史实，并结合《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崇祯《廉州府志》等关于宋初廉州迁治与太平军相关记载，笔者判断行交州海门镇与太平军海门镇同址，推测当位于今合浦县文昌塔至党江镇倒流村之间平坦地带。作为马援故道上重要节点的海门，在宋初廉州治所由旧州、长沙场、廉州镇迁移以及海门镇军事地位下降影响下，逐渐在文献中湮没无闻。

关键词：晚唐 行交州海门镇 太平军 崇祯《廉州府志》

唐宣宗大中七年至九年（853—855）^①，“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②。大中十二年七绾洞蛮首领李由独率部众降于南诏，安南自此蛮患日甚。南诏势力也于此时大举东进安南，咸通元年（860）南诏陷交趾，二年陷邕州。咸通四年二月^③，南诏再度攻陷交趾，唐政府随即废安南都护府，同年六月朝廷“置行交州于海门镇”^④，一月后，于海门镇复置安南都护府，直到咸通六年七月，安南都护高骈由海门进军，九月击败峰州蛮。咸通七年十月收复交州全境，近十年之久的由南诏地方政权进攻安南引发的边疆危机才宣告解除。

海门镇因行交州、安南都护府之设引人注目，实际上早在咸通四年（863）二月交趾陷落前，文献中就不乏海门镇或海门的记载。如咸通三年春夏间，安南将吏频请救兵，“自是海门不与发遣，并不给与戈甲弓弩，致令蛮贼侵掠州军”^⑤。元和十五年（820）二月，原桂管经略使裴行立赴任安南都护途中，“至海门而卒”^⑥。德宗贞元十年（794），西原蛮黄少卿暴动，攻邕管。邕管经略使孙公器“请发岭南兵穷讨之，德宗不许，命中人（李辅光）招谕，不从，俄陷钦、横、浔、贵四州”^⑦。其间，李辅光“具见腰领，巡视山谷，占其要害，奏请于海口置五镇、守捉”^⑧，李辅光足迹所及主要在邕管境内，推测海门镇当始置于贞元十年，位置在邕管以南的近海处。唐代的镇，通常设于具有战略地位的交通要冲，是较小的军事据点，主要职能是防

① 李涿任安南都护时间，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310《安南都护府》，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5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六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070页。

③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咸通四年正月，据《蛮书》，蔡袭力战负伤而亡在咸通四年二月。相关考证可参见方国瑜《云南志概说》，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④ 《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四年六月，第8105页。

⑤ 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139页。

⑥ 《资治通鉴》卷241，唐宪宗元和十五年二月，第7779页。

⑦ 《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330页。

⑧ 崔元略：《唐故兴元从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知省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特进左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717，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8186页。

卫、绥靖和御盗。《新唐书·兵志》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①军镇又以戍兵数量分上、中、下三镇，“每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②。实际上镇因时因事而设，领兵可能多达数千，如开元二十四年（736）正月，“广州宝安县新置屯门镇，领兵二千人，以防海口”^③。

海门镇的具体位置，宋以降可谓众说纷纭。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补国史》云：海门，今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属泸州都督府，岭南亦无之。”^④司马氏之说有误，海门必定在岭南无疑。而对于岭南海门镇位置，传统史籍中有三种观点：其一，海门镇位于今广西博白县东南，其二，今越南海防省安阳北，其三，博白县西南。^⑤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海门镇位于今合浦县的近海处，但对于海门镇具体位置仍存在分歧。^⑥笔者结合高骈驻兵海门前史实以及《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关于宋初太平军海门镇址的记载，辨析晚唐行交州海门镇具体位置。

一 传统观点

关于行交州海门镇址，自宋以降，学界有博白东南说、越南海防说、博白西南说、合浦县濒海说4种观点，今分述如下：

（一）博白东南说

元和十五年（820）二月，裴行立赴任安南都护途中，“至海门而卒”。胡三省注曰：“海门镇，在白州博白县东南。”^⑦顾祖禹又丰富此说，认为博白东南海门镇即行交州海门镇，南汉国主刘龚屯兵海门镇也在此地。《读史方輿纪要》载：“海门镇，（博白）县东南百五十里，旧为入安南之道，唐咸通三年南诏复寇安南，敕都护蔡袭退屯海门，时袭已为贼所围，诏不得达。四年，安南为南诏所陷，置行交州于海门镇，寻复置安南都护于此。六年，高骈治兵海门镇，进复安南。又石晋天福二年，交州乱，南汉刘龚图乘机取其地，屯兵于海门是也。”^⑧《明史·地理志》载：“又（博白县）东南有海门镇，旧为入安南之道。”^⑨这里虽未言行交州海门镇位于博白东南，但将博白东南海门镇视为入安南要道。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白州）东南至化州廉江县界一百三十里”^⑩，若依此说，海门应该在今廉江市南濒海处。博白东南150里并无大江，无法实现江海联运，距离邕州、安南较远。李商隐于宣宗大中元年（847）撰《为蒙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云：“又当管去安南三千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8页。

② 《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下》，第1320页。

③ 王溥撰：《唐会要》卷73《安南都护府》，中华书局，1955年，第1321页。

④ 《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四年六月，第8105页。

⑤ 前三说参见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

⑥ 参见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廖幼华：《唐末海门之兴起及地理位置考》，收入廖幼华：《深入南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文津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王承文：《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释证——以裴铡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的考察》，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375—379页。

⑦ 《资治通鉴》卷241，唐宪宗元和十五年二月，第7779页。

⑧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108《广西三·郁林州·博白县》，中华书局，2005年，第4876页。

⑨ 《明史》卷45《地理志四·广西·郁林州》，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153页。

⑩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67《岭南道十一·白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3199页。

余里,去年五月十五日发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门遭恶风,漂溺官健一十三人,沉失器械一千五百余事。”^①从此文可以看出,海门距离大海不远,且夏秋两季有台风之患,从桂管运输物资去往安南,毫无疑问会由漓水、桂江至苍梧,溯浔江经北流江,过鬼门关走南流江入海,再沿北部湾航线去往交趾,而基本不可能经由博白东南150里濒海处。

(二) 越南海防说

越南海防省安阳北,扼白藤江口,为入交要道,唐代曾是安南武安州治所。《越南地輿图说》载:“海阳省,领府四。秦属南海,汉属交趾,唐置海门镇,后称洪州。”^②实际上,盛庆绂《越南地輿图说》大多抄自《皇越地輿志》,《皇越地輿志》亦有海门镇记载:“安广镇,古安邦,今改为广安。秦属南海郡,汉属交趾郡,唐改武安州,后置海门镇……海阳镇,秦属南海,汉属交趾,唐置海门镇,后称洪州。”^③《辞海》撰辞条内容为:“海门,故址在今越南海防省安阳北。唐时自岭南赴安南皆由此进。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安南为南诏所攻陷,置行交州并移安南都护府于此。”^④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持此说。^⑤

杨希义认为越南海防说虽然在地理上有一定道理,但唐咸通四年时,交趾已为南诏所陷长达半年,且南诏已经控制了安南全境,唐王朝不大可能将行交州和安南都护府设置在已经被南诏所控制的武安州。^⑥结合置行交州前后安南形势,可以看出越南海防说明显与史实不符。其一,咸通四年二月,南诏再度攻陷交趾,杀戮俘虏15万人,安南土酋帅大多投降南诏,据守安南已经失去意义。史载:“留兵二万,使(杨)思缙据交趾城。溪洞夷獠无远近皆降之。诏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岭南西道。”^⑦退屯海门、保岭南西道显然是暂时放弃安南,以海门为军事基地,徐图进取。如果海门位于武安州,召回赴安南援兵就解释不通。其二,咸通四年九月,携印渡江的樊绰“于藤州见安南虞候史孝愍并得兵马使徐崇雅信,蛮贼不解水悉皆溺死”^⑧。史孝愍显然是从海门逃归部分将吏之一,如海门位于安南武安州,樊绰、史孝愍等逃归海门将吏不大可能出现在隶属于容管的藤州。其三,咸通六年(865)七月,高骈治兵于海门,由于未进取安南,与监军李维周产生矛盾,李趁机排挤,“屡趣骈使进军,骈以五千人先济……九月骈至南定,峰州蛮众近五万,方获田,骈掩击,大破之,收其所获以食军”^⑨。这次战斗发生在南定县(越南河内市东北),高骈在李维舟掣肘,后援不继的情况下理应速战速决,不可能两月行军180里(武安州距都护府),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海门不在安南境内,粮草、辎重运输影响了行军速度。

(三) 博白西南说

博白西南说产生较晚,《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载:“海门镇在(博白)县西南一百五十里,旧为入安南之道。唐咸通三年南诏寇安南,敕都护蔡袭退屯海门镇,四年安南为南诏所陷,置行

① 李商隐:《为荜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董浩等编:《全唐文》卷773,中华书局,1983年,第8052页。

② 盛庆绂:《越南地輿图说》,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10帙第2册,第98页。同书卷2载:“安广省,领府一。古安邦,秦属南海,汉属交趾,唐改武安州,后置海门镇。”

③ [越]潘辉注:《皇越地輿志》,河内观文堂刻本,1907年,第47页。

④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2152页。

⑤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72—73页。

⑥ 参见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

⑦ 《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四年正月,第8103页。

⑧ 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134页。

⑨ 《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第8112页。

交州于此，寻即镇置安南都护。”^① 这里明言行交州海门镇位于博白西南 150 里，《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海门镇，在博白县西南一百五十里，旧为入安南之道。唐咸通三年，南诏寇安南，敕令都护蔡袭退屯海门镇。四年，安南为南诏所陷，置行交州于海门镇，寻复置安南都护于此。六年，高骈治兵海门镇，进复安南。”^②

博白西南 150 里说与合浦县廉州镇说有暗合之处，据《太平寰宇记》载：“（白州）西至太平军石康县界一百二十里。”^③ 可见白州至石康县北界 120 里，而石康距咸平元年（998）复置的廉州 30 里，因此博白西南 150 里即复置之廉州治所附近。廖幼华在辨析北宋廉州两徙州治，一废置太平军历程后，指出“唐末海门就是宋初太平军在地，也是北宋末期以后至明、清的廉州府治所，位于今日廉江东岸的合浦县”^④。海门即廉州治所说出现在清初，《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海门镇，太平兴国八年建，即今廉州。”^⑤ 崇祯《廉州府志》中有“入交三道”的记载，自广东出发有两路，其中一路即由廉州府城出发，“入交三道：一由广东，自马伏波以来，水军皆由之。自钦州南大海杨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阳镇也。又云自廉州发舟师进都斋”^⑥。这条经典的“入交三道”在明后期至清初曾被反复提及，《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等均有类似记载。推测海门合浦县廉州镇说者可能误将由廉州府出发的入交水路与高骈征交趾之入安南道混淆，产生海门镇即廉州府城的判断。

（四）合浦县濒海说

合浦县濒海说即今合浦县南流江入海口附近说。杨希义认为：“唐咸通四年，设置行交州和安南都护府的海门镇，其准确方位应在南流江下游、濒临大海的今广西合浦县界，它距离博白县西南约二百七十里地。”^⑦ 王承文认为：“唐朝在岭南创设的海门镇的确切地址，应在今广西博白县西南的南流江出海口附近。”^⑧

合浦濒海说可能受到明代地理志书的影响，《大明一统志》载：“废太平军，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海门镇，宋太宗时置，咸平初废。”^⑨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载：“太平军，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海门镇，宋太宗时置，咸平初废。”^⑩ 崇祯《廉州府志》卷 2《地理志·古迹》载：

① 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 44《广西布政使司·白州》，《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影印本，史部，第 627 册，第 498 页。

②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474《郁林州·关隘》，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24205 页。

③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 167《岭南道十一·白州》，第 3198—3199 页。

④ 廖幼华：《深入南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第 30 页。

⑤ 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41《广东备录中·廉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3269 页。

⑥ 张国经撰，郑抱素修：崇祯《廉州府志》卷 14《外纪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四），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第 263 页。

⑦ 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学术论坛》1983 年第 5 期。“博白西南二百七十里”说应该是受《太平寰宇记》关于白州四至的影响，“西至太平军石康县界一百二十里，东至郁林州南流县三十里，东北至顺州七十五里，西南至廉州二百三十里”。《太平寰宇记》忽略了一个事实，太平军石康县距南流江出海口约 70 里，白州距出海口约 190 里，因此西南 230 里已在海中。

⑧ 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第 375—379 页。

⑨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 82《廉州府·古迹》，三秦出版社，1990 年，第 1252 页。

⑩ 戴璟、张岳等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 5《古迹》，“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8 册，第 114 页。

“太平军，在府治西南三十里海门镇，宋太宗置，咸平初废。”^① 明廉州府治所距今南流江入海口近 20 公里，若《大明一统志》《廉州府志》等所言不虚，则海门镇很可能在南流江入海口附近。

无论是合浦濒海说或合浦县廉州镇说，其背后逻辑都是将宋初太平军治所海门镇与晚唐行交州海门镇址等同。唐海门镇置于贞元十年，宋太平军废于咸平元年。除高骈征交趾事件，在南汉经略交趾、采捕珍珠以及宋初管理盐场、采珠场中均有海门镇相关记载。爬梳唐后期至宋初海门镇存置期间政治、军事、经济活动，有利于我们判断海门镇具体位置。

唐后期至宋初海门镇重要活动一览表

朝代	时间	事件	文献记载	出处	备注
唐	咸通四年	南诏攻陷交趾，残余将吏逃归海门	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吏、官健走至海门者人数不少	《旧唐书》卷 19《懿宗本纪》	同年，朝廷于海门置行交州、安南都护府，筹划南征事宜。咸通七年安南收复，安南都护府迁回交趾
	咸通五年（864）	益海门镇军	以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句当交州事。益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令茵进取安南	《资治通鉴》卷 250，唐懿宗咸通五年正月	
	咸通六年	由海门进军交趾	高骈治兵于海门，未进。监军李维周恶骈，欲去之。屡趣骈使进军，骈以五千人先济	《资治通鉴》卷 250，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	
南汉	贞明十年（925）	屯兵海门	交州牙将皎公羨杀杨廷艺自立，廷艺故将吴权攻交州，公羨来乞师。戮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戮以兵驻海门	《新五代史》卷 65《南汉世家》	
	大宝五年（962）	置媚川都	先是刘铢于海门镇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必以石缁索系于足而没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太祖开宝五年	大宝五年据郭棐编撰，陈兰芝增辑：《岭海名胜记增辑》卷 15 下《珠池记》

① 张国经撰，郑抱素修：《廉州府志》卷 2《地理志·古迹》，第 42 页。

(续表)

朝代	时间	事件	文献记载	出处	备注
宋	开宝五年 (972) 二月	造海船	庚戌，置安化军于密州，令海门造船通交州道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太祖开宝五年	
	开宝五年八月	平定廉、白州叛乱	海门镇监军赵令镒大破廉、白州贼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太祖开宝五年	
	开宝五年十月	平定盐户叛乱	海门监盐户庞崇等叛，监军赵令镒击败之，斩首三百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太祖开宝五年	
	太平兴国三年 (978)	诛杀守将	殿直武裕统兵戍海门，于所部恣为奸赃，诏容州鞠实，岭南转运使周渭杖杀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太平兴国五年	讨交州黎桓，由海门进	秋七月丁未讨交州黎桓……（刘）澄、（贾）湜、（王）僎由廉州，各以其众致讨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	
	太平兴国七年	贡珠	七年八月，海门采珠场献真珠五十斤，径寸者三枚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四五》	据蔡絛《铁围山丛谈》，太平兴国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门采珠场，献真珠五千斤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置海门镇后，相关政治、军事、经济活动涉及地域，如容县、白州、藤州、北戍滩（博白西南100里）、采珠场（今北海市铁山港区至合浦县山口镇一带）、盐场（今北海市铁山港区濒海）、白藤江口，这些活动中心就在马援故道的海路起点——合浦县。唐懿宗咸通四年，南诏攻陷交趾，唐政府积极构筑邕州至廉州防线，在置行交州、安南都护府的4年间，海门发挥了后勤补给地与军事指挥中心双重作用。高骈治军海门前后，官方积极疏浚交海路，钦州西坑运河①、防城港天威径有力规避了北部湾海路浅滩、暗礁风险，为经略交趾提供了

① 西坑运河位于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东北利用大风江天然河道，依地势高差将大风江水引入，向西南经九河渡、龙眼山等，流向大灶江，经沙头港向西沟通鹿耳环江、金鼓江，注入钦州湾。2009年，在鹿耳环江入海口出水一批唐宋青瓷碗、盘等。运河现存长度约5千米，河道宽10~12米（参见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30—131页）。

较为安全的源源不断的物资输送，客观上为北部湾官方、民间船只通行提供便利。五代时期，海门镇依然是经略交趾的前沿，南汉置媚川都、屯兵依然以海门为据点。宋初驻海门的太平军在维护廉州社会治安、管理盐户与采珠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海门镇址可以确定在唐容管廉州、宋初廉州（一度置太平军）境内，且在廉州西南的南流江畔。

唐后期至宋初，行交州海门镇与太平军海门镇无论在职能以及区域影响力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和延续性，二者应位于同一位置。合浦县廉州镇说以及南流江入海口说均接近史实，却都存在局限性。入海口附近极易受台风之害，且淡水补给较为困难，不适宜大军驻扎。淳化元年（990）宋镐、王世则出使交趾，“黎桓遣牙内都指挥使丁承正等以船卒三百人至太平军来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风涛，颇历危险，经半月至白藤”^①，可见由太平军海门镇至交州白藤江口海道艰险，且海门镇距离海口尚有一段距离，南流江入海口附近说并不可信。合浦县廉州镇说又无法解释海门距离废廉州（治长沙场）30里、35里异说。行交州海门镇址仍需要结合传世文献，进一步探讨。

二 合浦县党江镇倒流村新说

行交州海门镇位于今合浦县南流江畔，且与太平军海门镇同址。由于直接记载行交州海门镇方位的文献均为明清时期，距离唐咸通年间已逾400年，而宋代文献中不乏太平军海门镇址的记载，《太平寰宇记》载：“太平军，理海门，本廉州。皇朝开宝五年自旧州理移西南四十里，地名长沙，置州……太平兴国八年，废廉州，移就海门三十里建太平军。”^②《舆地纪胜》引《国朝会要》曰：“太平兴国八年，军在廉州西南三十五里。”^③两种文献中海门距离废廉州距离有“三十里”“三十五里”两说。《宋史·地理志》载：“廉州，下，合浦郡，军事。开宝五年，废封山、蔡龙、大廉三县，移州治于长沙场，置石康县。太平兴国八年，改太平军，移治海门镇。”^④结合《太平寰宇记》等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宋初廉州治所经历两次迁移，一次废置。开宝五年（972）由旧州（今浦北县泉水镇旧州村）移治于西南40里的长沙场（今合浦县石康镇顺塔村），太平兴国八年（983）废廉州建太平军，并移治海门镇，咸平元年（998）废太平军，复置廉州。实际上石康宋城遗址位于今合浦县城东北16公里^⑤，宋一里约为550米，如海门镇位于今合浦县廉州镇，则《太平寰宇记》中“移就海门三十里”更符合实际。如采信《国朝会要》记载，则海门镇在咸平元年复置廉州的州城以南5至6里处。

《太平寰宇记》记述“石康县，本属常乐州，废廉州在军北七十里，本秦象郡地，汉为合浦郡，元鼎六年置九郡，即其一”。中华书局点校本于此有校勘记，“万本（即乾隆五十八年南昌万廷兰刻本）作‘七十五’，‘库本作四十’”^⑥。校勘者理校“七十”，而“七十五”或许是依据《元丰九域志》载：“石康，（廉）州东北三十五里。”^⑦据崇祯《廉州府志·地理志》记载：

① 李焘撰，上海师大古籍所、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淳化元年正月庚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698页。

②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69《岭南道十三·太平军》，第3226页。

③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0《广南西路·廉州》，中华书局，1992年，第3486页。

④ 《宋史》卷90《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245页。

⑤ 参见周家干：《合浦石康宋城遗址小考》，《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1期。

⑥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69《岭南道十三·太平军》校勘记，第3241页。

⑦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9《广南路》，中华书局，1984年，第437页。

“石康县，在府治东北三十里。”^①二者参看，石康在廉州东北35里，太平军在石康西南30里，而石康宋城遗址位于今合浦县城东北16公里，约合宋30里。《元丰九域志》所载有误，35里应该是太平军治所海门镇与石康县距离。《太平寰宇记》将太平军与咸平元年复置之廉州等同，却在其与废廉州距离上出现错误，造成这种讹误的原因是忽略了太平军海门镇与复置廉州5里之差。

值得注意的是，据崇祯《廉州府志》卷3《营缮志》载：“廉州府城，宋元祐间创，绍圣间知府（疑为州）罗守成修。”^②依《廉州府志》所言，宋元祐以前，廉州治所之地无城池，而海门镇既然一度驻军数万，经营两百余年，不可能没有任何城防类建筑。乾符二年（875），任海门防戍军都知兵马使的安玄郎“终于海门军营官舍”^③。可见在安南平定，安南都护府迁回交趾后，海门镇并未废弃，仍有相当数量驻军，且建有官舍。“唐咸通末，安南都护高骈既平蛮獠，诏归阙，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经是滩，险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骈因留俸钱，遗海门防遏使杨俊营治之。至今州（疑为舟之误）楫通行，人无艰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纪其事，碑今存焉。”^④杨俊营治北戍滩，殆非一日之功，高骈大军北归后，海门镇常备军数量不少。宋初，太平军海门镇有传舍，端拱元年（988）李度作为副使出使交趾，“未到交州，卒于太平军传舍”^⑤。明清廉州府、合浦县方志中并未将海门镇与廉州府城营建联系起来，表明宋元祐以后所创、延续至明清时期的廉州（府）城与行交州海门镇、太平军海门镇并不在一处。

开宝五年（972）闰二月，朝廷“令海门造船通交州道”^⑥，崇祯《廉州府志》提到合浦九头岭“其南麓有天妃宫，旁有船厂，云昔人于此造海船”^⑦。廉州府作为马援故道上重要节点，留下不少有关马援的传说和遗迹，如马留人、马门滩、铜船湖、铜柱、运河遗迹（钦州西坑运河）等，而这里提到的造海船处，明人却没有将其与马援联系起来，可见此造海船处非汉代遗迹，很有可能是唐宋时期廉州海门造船厂。九头岭下天妃宫在今合浦县党江镇倒流村，据廉州府城近4公里，推测行交州海门镇、太平军海门镇在倒流村及其以北沿江平坦地带地区。

余 论

合浦历来是岭南军事冲突的前沿和经略交趾的战略要冲。东汉建武十七年（41）光武帝拜伏波将军马援为主帅，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征讨二征。袁宏《后汉纪》载：“（马）援当浮海入交趾，船少不足渡，乃问山行者，遂〔缘〕（浮）海随山开道千余里，自西至浪泊。”^⑧“缘海”即沿北部湾近海航线前行，而“随山开道”应该是在船少的情况下同时沿北部湾陆上通道进军。扼守南流江出海口的合浦正是马援整军后，水陆两道征讨交趾的起点，这次经典的平叛军事行动也为后世所效仿。永贞元年（805）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岭南节度使徐

① 张国经撰，郑抱素修：崇祯《廉州府志》卷2《地理志》，第43页。

② 张国经修，郑抱素纂：崇祯《廉州府志》卷3《营缮志·城池》，第44页。

③ 杨遵：《唐故容州经略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武威安府君墓志铭》，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22页。

④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0《广南西路·白州》，第3511页。

⑤ 《宋史》卷440《李度传》，第13022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闰二月庚戌，第281页。

⑦ 张国经修，郑抱素纂：崇祯《廉州府志》卷2《地理志》，第31页。

⑧ 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7《光武皇帝纪第七》，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申“表请发卒五千，循马援故道，由爨蛮抵蜀，捣辟不备”^①。其路线应该也是由合浦水陆并进至交趾，继而溯红河入云南，沿叶榆河至益州。宋初，征讨交趾同样循马援故道，太平兴国五年（980）朝廷水陆两道并进，大举征讨交趾，其中水路以“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供奉官阎门祗候王僎为廉州路兵马都部署”^②。太平兴国六年，宋军在白藤江口一役中失利。战后，宋朝对交趾总体上趋于守势，宋与交趾宗藩关系继续发展。

合浦海门既是岭南西部经略交趾海路起点，同时也是通往交州陆上通道重要节点，实为形胜之地。崇祯《廉州府志》对于海门得名有这样的解释，“廉境之山，由东迤邐而南，直出海上，曰冠头岭；由西迤邐而南，直出海外，曰乌雷岭，今二山对峙，相夫可二十里，古谓合浦为海门，迨谓此也”^③。懿宗咸通元年至四年，南诏两陷交趾，数攻邕州，形势危急下，朝廷废安南都护府，设行交州、安南都护府于合浦海门镇，其用意在扼守廉州海口，维护岭南西部水、陆通往交州通道稳定，以海门镇为基地，循马援故道，进讨安南。“海门与邕管共同构建了安南失陷后唐朝对南诏的第一道防线。”^④唐后期至宋初，朝廷除在南流江畔置海门镇建立军事指挥中心外，还在其周边濒海处设置军寨，加强防备。《武经总要前集》记载：“唐置廉州，地界控海口。有瘴江，置二砦守之……鹿井砦，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入海通交州水路。三村砦，在州东南，控宝蛤湾至海口水路，东南转海至雷州递角场。”^⑤鹿井砦既为控制象鼻沙而置，其位置当在乌雷岭附近，这种部署也是出于维系粤西通往交趾海道畅通的需要。钦州象鼻沙，“长数百里，在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沙也，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去岸数里，其碛乃阔数丈，以通风帆。不然，钦殆不得而水运矣”^⑥。钦、廉交界处海域沙碛纵横，对海舶航行构成极大威胁，这既是西坑运河修建的原因，也昭示了宋代廉州在广南西路海路交通和边防中重要地位被钦州超越。

唐德宗贞元十年，为应对西原蛮黄少卿暴动，朝廷于廉州近海口处置海门镇。唐咸通四年至七年，作为行交州、安南都护府治所，海门镇发挥了征讨交州的后勤补给地与军事指挥中心双重作用。为保证交广海道尤其是马援故道畅通，高骈等积极疏浚北戍滩，凿西坑运河、天威径，客观上为北部湾海域及内河船只通行提供便利。随着太平兴国六年（981）战事平息，宋朝征讨交趾实力和动力基本丧失，海门镇在军事上地位下降，加之宋初廉州治所由旧州、长沙场、廉州镇迁移，海门逐渐在文献中湮没无闻。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① 《新唐书》卷143《徐申传》，第469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七月丁未，第476页。

③ 张国经撰，郑抱素修：崇祯《廉州府志》卷14《外纪志》，第262页。

④ 李凤艳、蓝贤明：《试论南诏东进安南与岭南道的应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

⑤ 曾公亮撰，郑诚整理：《武经总要前集》卷20《边防五·广南西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276页。

⑥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1《地理门·象鼻沙》，中华书局，1999年，第37页。